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宋家禎善先
　　　　　　　　　謝廷楨提月　參閱

龐司農文集

疏　　　　　　　　　龐鈌

乞勘新增牧地銀兩疏（新增牧地銀兩）

臣于隆慶五年七月内接見邸報該陜西總督王題稱苑馬寺牧地先年止有熟地一萬六千頃餋馬一

萬二十匹邇來牧軍占種官民田地及開墾荒熟已近八萬所養兒騍馬止七千匹欲將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徵銀四萬五千兩解固原兵備道牧所充餉巡茶御史督催完解每年終造冊奏繳等因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謂此舉殆徒得其緊而未考其詳止計目前之小利而不顧邊防之大計者此臣職掌所關不敢緘默竊惟陝西一省西北二面俱瀕番虜故當國初開設六監二十四苑養馬供邊 祖宗良有深意後奉例裁革止

存兩監七苑額地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原爲給軍牧馬未嘗起科弘治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清查理牧地高山陡澗四萬一千六百二十餘頃水草便利堪以牧種荒熟地共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餘頃于內擇平川熟地八千三百一十六頃徵銀八百三十一兩六錢兩寺公費牧軍除種地外每月各支粮六斗種馬數少又常奏請內帑銀買補所以當時牧軍安業馬匹數多至嘉靖三十七年御史梁汝魁復查前地見牧丁開墾草塲又增銀一千

七百六十三兩遞年追徵逼迫逃移不可勝言故前御史王天爵奏請蠲豁欲復弘治之舊見奉欽依行撫按勘處假使七苑地土盡皆平川熟地或應加徵銀兩則楊都御史當先爲之王御史亦不爲之奏豁矣矧七苑見今養馬七千九百四十匹比弘治間數雖不同每年選俵固原延寧三鎮二千匹額未嘗少此外又買補倒失追納虧欠每歲牧丁所出不啻萬兩而陸續收養銀買茶易并拏獲私馬又不止一千五百餘匹若有倒失虧欠一例追賠近年總督衙門

又將月粮盡行裁革牧軍苦累逃亡過半且各苑設鄰邊隅山高地寒土脉磽薄五穀鮮收有令歲開種而明年即拋荒者有欲種此段而復新開別段者論大槩畝數雖多較其實堪種甚少此寺道之所常言而臣體訪之極真者雖舊額地畝銀兩本等倒失虧欠尚辦納不前往往棄馬逃移今一旦又加銀四萬五千兩則數日愈多供辦愈難將來負累不堪則軍逃地荒馬匹無人牧養不但新增之未完且併原額而胥失之矣縱一時嚴刑追完臣恐竭澤而漁得魚

雖多而明年無魚也且查得前地該先任總督王崇古御史李良臣因軍民互相告爭會同丈勘第彼時委官不得其人或增一為十或奪彼與此非惟不得其平反致大啓爭端積該前御史楊相題奏欽依勘合前來臣與總督撫按衙門嚴催寺道會丈尚未明的豈容遽議增加以臣愚計必須丈勘完日方可酌量施行伏乞勅下兵部從長議處或俯賜仍舊或行撫按會勘果係侵占軍民田地則當撥給軍民照舊辦納屯粮若係原額牧地則當仍給牧軍養馬縱地

多馬少只要徵銀買馬以復弘治年間養馬萬餘之數如係高山陡澗不堪耕種則當責令還官立爲草場以爲畜牧之所不許私自開耕如有故違容臣着實拏問則芻牧廣而軍實充祖宗之舊制既不至紛更而邊防之重計亦永有攸賴矣又豈止牧丁之蘇息而已耶

條議茶馬事宜疏　茶馬

臣惟茶法馬政內克軍實外馭番夷最爲國家重務臣愚謬承任使接管以來悉心咨訪頗得其槩除條

理細微者遵勅酌行事體重大者專疏題請外間有積習因循而法當振飭舊例拘泥而時應通變者敬摅一得條爲五事上塵 睿覽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采覆題令臣施行庶廢墜可舉姦弊可釐而邊計未必無小補矣

一曰議招中以圖實用臣查得洮河西寧三茶司每年招番中馬俱委廉能有司時有定期馬有定額而招中者俱堪騎牧惟甘州茶司近年新設暫委彼處防守等官陸續招中不肯着實揀選止取老弱充數

而地方官豪開多收買不堪頂番肖者徒費官茶無裨實用且馬數多寡不一番夷出入無常非惟招商中茶引數難定抑恐通番交易引惹釁端似非所以慎邊防而籌國計也合無以後將甘州茶司比照三茶司事例定以六月開中聽臣衙門行分巡西寧道擇委廉幹官員會同彼處將領撫諭番族依期前來不拘兒騍騸馬俱要九歲以下四歲以上高三尺七寸以上膘壯堪以騎征者方許中納每年大約以八百匹爲止務限兩月以裏通完其合用茶篦聽臣如

数扣筭招商買運仍禁官豪勢要不許私相貿易頂番冒中違者查照律例從重問遣庶馬皆堪用茶不虚費矣

二曰議商茶以革積弊臣查得舊例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商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酧勞此外又量免差徭厚加犒賞經過漢中鞏昌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稽查奸弊情法本爲

兼至近年以來積習因循府州縣正官不肯經心料理率多轉委首領受賄容情以致姦商假以附茶爲由任意夾帶恣情短販甚至漢中盤過有二三年不到茶司者雖曾招中有十數年不銷原引者比到茶司又買求官吏將絕細極重黑茶挑作附茶盡數入己獲利數倍至領出正茶將黑茶貨賣黃茶寄頓店舍待下年仍復交官換新茶輒又入己玩法欺公弊難枚舉然舊例又不論遲限久近附茶一槩准給所以勸商無勸懲商無懲而茶法壞矣合無今後招商

引內註定一年完者厚賞二年量賞三年免究四年問罪仍抽附茶一半入官五年問罪附茶盡數入官不准再報六年以上即係老引興販照例問遣其經過漢中鞏昌專責理刑推官查照引內篦斤着實盤驗不拘正茶附茶每篦俱重七斤如有引外夾帶及正附篦斤不同者即所截入官若係假茶盡數焚燒仍將本商問罪倘推官員缺分委同知通判代任不許仍委首領致滋弊端各處巡捕官照臣新定長單催僱人夫令商出備脚價按欠每引一起發運不許

零散參差以防夾帶仍差人押送前途刻期銷繳不許任意耽延短販作弊運到茶司監收官將附茶信手抽給正茶拈鬮對分貯庫易馬完日應給商番黃茶仍從頭徹尾刪去一篦以防下次抵換赶上易馬者准令領賣如違不分正附貯庫俱待下年給領庶茶篦皆得精美商人不敢稽遲番夷樂從而招中不誤矣

三曰議種馬以蕃孳牧臣查得延寧固原甘肅四鎮每年俵給官軍馬匹各有題准定數近甘州設立茶

司議將四川課茶徵本色解運該司招番易馬繼因川民苦累改徵折色每年該銀二千二百七十八兩聽甘肅巡撫衙門買馬支用後又題准將前銀改解苑馬寺二百八十五匹免給甘鎮彼時蓋慮甘州茶司新設招中勢恐難行故爲此議今查該鎮除西寧茶馬每年同各鎮照常給領外自嘉靖四十三年始至隆慶五年止共中過甘州茶馬四千九百三十匹又免過西寧該解牧馬五百七十匹是在甘鎮則新增五千五百之馬在各鎮則止領舊日之數已屬多

寡不均、且蘭州商茶、臣俱依期解運甘州、而四川課銀、通未分文解到該寺、又爲有名無實、即今苑馬寺見在種馬、止八千七十九匹、數本不多、每年選俵固原延寧三鎮二千匹、額不可少、雖有孳生補駒之駒。畢竟不及應俵之數、若不早爲湊處、則監苑漸虛、孳生愈少、查得弘治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清曾奏准支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買馬七千匹、故一時種馬至一萬三千餘匹、孳生亦多、但內帑空虛、時難比例、雖臣通融湊處、力尚可爲、合無將前原免給甘鎮

馬二百八十五匹自隆慶六年起照舊解苑馬寺孳牧其四川拖欠隆慶五年以前茶課銀兩俱催解苑馬寺同臣衙門解進賞賂熟番糴穀備賑餘剩贓罰銀盡數查出分發守巡隴右分守關西三道每八兩買種馬一匹發苑孳牧完日仍將用過銀兩買過馬匹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庶種馬增則生息蕃而各鎮之取俵不乏矣

四曰議課駒以免民累臣查得苑馬寺課駒定例每騍馬一匹三年科筭二駒乃洪武至成化以來 祖

宗傳制自正德三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加騍馬𩙪
沙齒欠一駒准納銀三兩此固一時寬恤牧軍之意
亦爲騍馬原不生駒者而言非謂凡馬不論有無生
駒止令納銀三兩遂可完事近年寺官因循怠惰監
苑官受賄通同不肯科駒多令納銀以致牧軍驕横
孳生數少無惑乎總督王之誥遂起加賦之說臣今
成計七苑點馬除兒扇馬一千九百一十二匹實在
因家為以今陝西而騍馬止四千餘則生駒者能
騍馬四千一百八十五匹見生兒騍駒一千九百八
孳息幾是所謂邊之用乎比之所將何加也
十二匹是四千有餘之騍馬而正生餘生之駒將近

二千矣何每年課駒多不及十分之二耶詢訪其故葢以近年因有虧欠納銀之例故牧軍領馬不搭配草護衛孳生駒不將惜類多傷損甚至生有好駒往往扶同隱匿圖利盜賣借人死馬舊皮捏稱近日倒死上納虧欠三兩了事如臣點馬查出武安等苑王世福等七名是已至年終將前銀發各道每八兩買馬一匹解苑孳牧然中間官吏之需索里老之科派富戶之補貼守候餧養之草料往返解送之盤纏所費無筭若累不可勝言是牧軍本等之差而又轉爲

百姓之害也。合無今後行令寺監苑官，照臣案驗嚴督牧軍將馬匹春夏撒放，務要搭配，秋冬攢槽，毋令瘦損。中有定駒顯駒重駒生駒，逐一登記格眼冊內，按季送臣查考。如有虧欠，俱追馬駒，不許再令納銀。如本馬上年生有餘駒，即令頂補，不許需索刁難，仍勒限年終通完。如縱容拖欠，聽臣照例參問罰俸。此法一行，每歲約得駒二千餘匹，三年後駒復成馬，馬復生駒，雲錦之效可望，而牧軍賠駒之弊，百姓買馬之苦，皆從此息矣。且牧軍領地一頃，此外又有草場

萬一馬不生駒責令買補本色亦不爲過但邊方山高地寒早霜寡收雖百畝之田亦不及腹裏平地十畝之入種地養馬尚多逃竄徵銀克餉勢豈能行且七苑見在馬匹雖止八千有零如速依數通算牧軍實養一萬若比邊軍馬匹草料所費亦自不貲其間賠補倒死追納地畝又有許多苦楚例牧田名雖一十三萬然連高山陡澗其實一十七萬楊一清碑冊可查今總有熟田八萬尚不及原額之半其可遽謂有餘而分外加税頃以臣愚計似當照舊科駒不可

徵銀克餉。況係 祖宗舊制，尤當愛禮存羊，不可因噎廢食。蓋牧田不稅，則牧軍相安。遴賢久任，馬政尚可復興。使一旦紛更加賦，則將來牧軍逃竄愈不止。此馬政廢墜，決不可爲。一時邊防缺馬，何以應之，此臣職業所關，不得不爲過慮。

五曰議責成以便巡察。臣聞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而利源所在，弊孔必多，誠得治人，則隨事立法，因時制宜，弊安從生。使無治人而惟法之求，雖桑孔獻計，劉晏畫策，法亦徒矣。臣攷國初最重茶馬，洪武間歲差

六行人、永樂間歲差三御史、宣德間歲差二十四行人巡獲大夥茶徒則凌遲處死、或家遷化外、豈祖宗故爲此多事而過于嚴刑也哉、良以道里甚遠、邊計所關、不得不然、臣以綿力領兹重任、入境即遵奉勅諭、提督都布按三司、按月省諭、嚴禁把截、然多視爲泛常、惟巡歷所至、官始留心、拏獲大夥茶徒、假茶夾帶茶、私馬等項、俱照律例問擬、一時姦商積販、固畧儆省、其他未到去處、如臨洮衛經歷李崇儒通渭縣巡捕李可大等、賣放私馬私茶、此類未經發覺者

不知幾何、臣叨任巡察、豈不欲私販盡絕、然以一身按兩省十一府四茶司七苑、東西南北、往返周旋一萬餘里、未免顧此失彼、掛一漏萬、若使所在司道就近督責州縣密緝嚴拏、則茶徒馬販、決不能逃、但恐賞罰不明、巨細不論、則小人邀功計利、未免賣放妄拏、合無以後茶馬出產經過去處、責令該道稽察、如陝西則關南隴右守巡四道、洮岷臨鞏西寧三兵備道、四川則川北守巡安綿兵備三道、勅書官銜、俱添兼理茶法、使之顧名思義、一應茶徒馬販、務要加意

巡禁、臣出巡所在、照舊親自查比、如出巡別府、每季終守巡兵備各將所屬巡捕官兵查比一次、仍報臣知會、以觀用心與否、拏獲私馬私茶、每十匹、給賞二匹、每百斤、賞銀二兩、多者遞加、仍以大夥爲功、不許妄拏腹裏孳生馬匹、及些須食用茶斤、如違加等重治、每年終各將有無拏獲通番大夥茶徒馬販報臣、以憑具奏、則私茶不敢入番。番馬不得進境。而招中有裨矣。此又拔本塞源之論、人存政舉之要也、

番虜情形

目擊番虜情狀疏

臣以庸劣謬領茶馬自隆慶五年二月入境赴漢中催茶華昌招商間據鎮羌守備呂憲報稱四月十六日賓兎精兵約有三百餘騎各到營前說稱要搶西番我與漢人和了永不犯邊你將賞賜與我做些買賣職說本堡窄小故無賞賜買賣達子聽說徑往西番去訖又據分守凉州副總兵謝朝恩報稱六月十三日達賊五百餘騎從永昌入境搶番十九日回還職恐前賊雖搶西番經過地方虛實盡知會同遊擊鄭經等列陣追逐但虜特納款慢無驚懼及稱永昌

遊守下家丁徐朝剛張道朱世英祝友年與達賊引路回日共要皮襖二領犬馬二匹牛十隻羊一十八隻乞爲查究等因到臣除將徐朝剛等行該道挐問外臣猶以爲西羌族類甚多未盡納馬番人而以夷

此時輒攻與宣大督臣因款虜之利明許搶番然在西鎮不擇不慮也

攻夷或若中國之利也及往洮河西寧招番中馬見洮岷皆與番爲鄰過積石古鄯巴㷀碾伯更多番族雜居竊見有唇齒之勢又當中國之差而不可盡以夷視之者及至西寧驗馬賞番見答市諸族比往歲納馬稍遲責以違慢之罪據各番及通事稟稱以茶

中馬此是　朝廷大法度亦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
怎敢違誤但今年北虜屢次搶掠牛馬殆盡番子們
賣兒賣女去達番買馬上納所以來遲等情臣恐一
時支吾因詢守巡兵備副參遊守等官隨據西寧兵
備副使李堯德開報近日北虜與中國通貢傳示海
虜不許侵犯漢人一意搶番各番畏其虜掠率多納
獻方物苟免一時吞噬紅帽番族又約為婚姻作彼
奸細引誘諸番使之歸順如近日昝市等族各將皮
幣犬馬投獻北虜祇恐背華向夷漸不可長萬一合

戮連謀入犯內地。小則殺虜人民。搶奪財物。大則攻城掠地。據險守要。甘肅西寧殆岌岌乎不可支矣。又據分守西寧參政張一霽揭開八月十四日據古浪操守王綱稟稱南山住牧西番王對兒一族約五百餘騎邀趕牛羊欲遏大路。與北虜和好。職會同遊擊鄭經撫諭各番。　朝廷法度利害。不敢准你們過路。至本日申時各番仍歸本族去訖。又據分守蘭州副總兵張傑開報。今歲賓兔擁衆收搶甘肅高臺洪水等處。鄰近西番。有南山住牧番族爾加吉等被搶塌

廻投奔中國不肯周濟亦去歸順賓兔甘爲奴隸苟全性命北虜又與土魯番及西番紅帽兒族帖木哥族結親連和因此往來不絶傳遞消息指引道路即令銀定等酋尋搶西番無處不到番人畏勢多欲順從且藉此求貢名色假以討賞爲由往來各邊盡將城堡虛實兵馬強弱地里險易俱被窺探又每每向邊堡墩軍索要乾粮米麵乞討賞賜買賣賊思窺邊財貨不多犬羊貪饕無厭焉能一一應酬互市勢雖經久極當籌畫防範等因各開報到臣臣愚竊惟甘

肅一鎮孤懸河外自金城抵嘉峪延袤二千餘里南番星羅肘腋北虜盤踞門庭中間僅通綫路四顧鮮有援兵比諸延寧固鎮極爲衝險我祖宗神謨睿筭韜制曲防設罕東曲先安定阿端諸衛及置招討宣慰指揮千戶等官又因俗爲治建瞿曇弘化等寺又賛善闡化大乘大寶國師都綱等官供賜誥命印西洮諸番多賜國入則藏挂章俾世爲中國藩籬即漢武表河曲開五郡隔絕羌胡以斷匈奴右臂之意至開茶馬之利內供邊鎮外制羌戎尤前代所無而我朝獨有之者誠得禦戎上

策而爲　聖子神孫之萬世鴻圖也自正德間套虜
亦卜剌阿爾禿廝寇入西海殺罕東曲先等四衛之
衆遂奪其地以爲巢穴嘉靖間套虜吉能部落日繁
又分賓兎白馬台吉銀定台吉等諸酋精兵二萬餘
騎住牧莊鎮甘肅大小松山自此北虜隨便搶掠番
漢然猶倏來倏去未聞久住結親官兵時或堵截未
敢長驅直入番漢又多互相策應爲害未爲甚烈而
西番各族亦未聞有畏威欲投順北虜者近日北虜
納款屢次搶番各該將領旁觀坐視恥不爲意家丁

軍餘又圖利勾引以致北虜公然無忌西番通無倚庇則夫畏其勢而貢其有背中國而向夷狄殆事勢之所必然人情之所必至者也夫使西番而無利於我搶番而無害於我則舍之而不圖猶可然洮河西寧甘州四茶司每年番族共納馬六千五百餘匹約值銀六萬五千餘兩三邊戎馬大率取給於此又為中國藩籬使海虜不得東下而搬入有益於邊防而又有裨於國計是其利何如也今若聽其搶掠則虜人逐利而專意於番番人畏威而甘心於虜茲觀其

結爲婚姻而陰爲鄉導獻以牛馬而明欲歸順則番虜殆有合一之勢矣夫番虜合則甘肅危甘肅危則秦隴震而招中敢必其如舊耶撤藩籬之固而又失茶馬之利是其害何如也且聞谿欲無厭不時求討賞賜而各邊將官往往剝貧軍以供牛酒殆類剜肉醫瘡任其收捕西番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誠如假虎以翼抑恐犬羊叵測所過虛實盡知萬一逞狂猘之形而操戈反噬恣封豕之勢而假道襲虛則甘鎮被其荼毒而全陝無寧歲矣臣又查得洪武年間我

祖宗開設茶司、西番各族、既給以金牌信符、令其當差納馬、而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又許赴京襲替、給與關文勘合、夫名器所加。則體統相維。我之於彼。既驅使有名。彼之於番。尤約束甚易。此最祖宗深思遠慮。羈縻外夷之良法也。後因邊方多事、金牌停止、關文勘合斬給、使番官皆不得襲替。徒有虛名。全無實授。竊恐相沿日久。名器不存。不但將來遠番邈不相通而附近諸番亦不知合當差發矣今我

皇上統馭九有。萬國咸賓。北虜之納欵既皆封授

官秩以示覊縻之術。而西番貢馬者，可不令其羨慕
以彼　祖宗之舊規。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覆議上請，宣諭俺答吉能，傳示賓兔各部
落，不許再令搶掠中馬西番，嚴行甘鎮總副叅遊等
官，不許將北虜放入搶番，如仍前縱容致搶掠太甚，
容臣指實糾奏，仍行洮河西寧三叅將，傳示紅帽等
番，不許交結胡人，如仍勾引傳遞，則糾衆番攻剿，彼將恐壞款局，亦不能顧也。須於款市中明與定約，寧小增其賞
一遇賊突入，番力不支，則發兵策應。如果殘傷，亦量
加賑恤。則番人知利害在我而不在彼，制命在中國

而不在夷狄。屬番族相安。甘肅可保無虞。至番官襲替一節。亦乞行洮岷臨鞏西寧三道。并三參將。將應襲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查明類呈撫按。并臣衙門。會題請給勘劄。令就彼各襲原職以為統領。不必令其赴京以滋煩擾。則番人益知 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敢稽遲生拗。而藩籬之固。邊圉之利。可悠久無疆矣。

議處僕苑官員疏

苑官員

臣惟 國之大事在兵。兵之急務在馬。而寺官之賢

否馬政之修廢關焉臣以羈縻謬領巡視夙夜兢兢思欲振作以求不負　皇上任使之意入境以來見陝西行太僕苑馬兩寺通無一官印務皆平涼府署管及聞即報見卿與少卿俱已推補間多遷延不肯

自楊文襄清理馬政奏改卿寺官

赴任臣詢其故咸謂近年兩寺卿丞多以素有物議

皆用兩司賢者調補馬政始清楊公去任後此官

者調補人之視彼既輕彼之自待亦薄志氣銷靡不

漸輕與爲游牙之地濁事任之輕重大勢如此

復展布各衙門又搜求往過肆相糾劾旋到旋去故人無固志不肯樂就而寺丞係分路堂官亦以歲貢援例及知縣素有物議者陞除到任皆不自愛惜需

索常例科害牧軍且資格微而人不敬服時常與各衙門爭禮不遂便昂昂然徑自逃歸如近年寺丞王文學劉民準者是已然寺監雖職專牧馬而地界多與州縣相隣原職任與有司不相統攝故牧丁有逃回原籍或拐馬及畏追倒戲潛入各州縣者往往不能勾捕附近軍民有侵占牧地彼此相告者亦歲久不得歸結監正錄事等官俱監生吏員銓補此輩皆日暮途窮甘心苟且假以點驗科索比寺丞尤甚惟僕苑官不得人此馬政所以廢弛失今不為改絃易

轍、則將來大壞極弊有不可勝言者、臣查得弘治十七年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陝西僕苑寺卿員缺於兩司中選素有才望者陞任、待有成效、照在京太僕寺官事例、不次擢用、及奏准添註平涼等府同知張撤等二員、不時聽委等因、故一時官皆賢能、馬政修舉、又查得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華題准將甘肅行太僕寺寺丞裁革改設少卿管理莊浪馬政、仍兼兵備僉事、見今威令易行、地方馬政俱爲有益、今若比照前例、寺卿仍選賢能、寺丞改設少卿、

各帶僉事職銜專一督理馬政監正亦添註府佐職銜俸薪仍照監正支給則僕苑兼風憲之名勢分崇而人多愛惜寺監兼有司之職軍民服而驅使無難如是而人不樂就事仍掣肘者未之有也是雖兼銜改設畧似更張而與卑俸薪原無增益別藉空名以圖實效似亦無不可者臣又查得弘治年間吏部尚書馬文升等題准二寺官員賢否皆從督理馬政御史填註開報巡撫巡按官通不干預永爲定例不許阻撓紊亂及臣見今欽奉勅諭内開一切牧馬事宜

悉聽爾從長計處、巡撫巡按等衙門、不許干預爾職寺監官聽爾提調約束、仍須以禮相待、功績顯著者具奏旌擢、闒茸不才者、指實糾舉、不許各衙門肆行凌轢、臣仰見我　皇上慎重馬政、優崇寺官至意、夫何邇年以來、閒多干預凌轢、以致寺官承謁奔馳。職業廢隳、臣思馬政係邊防重務、豈可任其消耗而不爲一整頓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七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彭彥昭君鄰　參閱

溫宗憲奏疏

疏　溫純

亟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此公爲給事時所上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

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卽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爲治者、我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之言、而該部未暇爲　皇上請者、豈非以　皇上卽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　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　覽之。將涉于勞而無其要乎、今　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遹訓

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　皇上我　皇上必思有以
合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　覽本　顧問
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　皇上于講筵之暇以
石州殘破下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爲　聖天子留
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
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　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
怒即可以安天下倘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
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如也我　皇上何惜一言而
不爲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寧閭閻

多樓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苦。我 皇上誠于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攘大計。爲 皇上言者。諸臣言之 皇上採而行之。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 覽本不必于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章奏有關于 聖躬者。有切于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于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于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人安。四夷何由而賓服

于此審之不終日而開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勅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俟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為二等凡招擬題覆為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不必煩瀆其關于 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 御覽即時面請應否采納施行或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 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

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父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于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于休哉。

慶典在即懇乞寬逮繫併停礦稅疏

臣等竊念國家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及按察司多官。以刑罰關係民命。一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祖宗朝重之。未有中使之言。輕逮官民。亦未有以榷採之故。輕遣中使。令其威挾撫按有司者。又未有任中使之恣睢。枇役竊弄權以漁獵小民者。今漁獵日

益甚而逮繫日益嚴蓋諸棍徒爲中使謀非多進以求　皇上喜則有不奉命之禍而且無利欲禍免而得利即移禍于民不恤又非阻撓之說激　皇上怒則權不重而無大利欲權重而大得利則即併禍官民亦不恤今　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歸諸中使棍役矣不然劉有源之萬六千程守訓之數十萬從何自來而獨一劉有源一程守訓已耶夫　皇上之喜怒　皇上之威福也名雖竊于中使實則落于棍役內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撫按即撫按且數爲齮

戢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舉人逮矣生員逮至二三十名矣何論軍民或棄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塚或折其臂或拔其乳或坐視群棍奸戲者不可勝數此何法也欲何爲也無非用財貨也財貨又大半入中使棍役也近棍徒之外又爭請兵或徑招兵陳奏以千計高淮陳增馬堂以百計合各省不下萬餘餉將安出倘未激變何以兵爲既激變矣當罪激變者以其得已而不已也當寬爲變者以爲不得已而不得（寬爲變者亦非法紀但不使中使激變耳非乃抑揚之辭）已也則民服而變自消若但深求其不得已者寬縱

其得已者。是激之者。不但中使棍徒。必待變成然已。若非大變亦不已。是速之使變也。況所招之兵類亡命無籍。喜亂偷生。始難于養。終難于御。始令之戕民終將以自戕。至于自戕而其究豈臣子所可忍言。蓋中使之始而得利也亦喜。今而知有禍也則懼。故不得不爲招兵聚黨。騎虎不下之計。然虎豈可終不下。而可一面獵貨。一面防禍耶。亦愚之愚矣。方今邊塞有脫巾之兆。司農無應發之錢。誰不寒心。而又使閹閹重足盛額之地。假以狐假虎威之勢。縱其魚肉屠

速繫停礦稅

戮之慘恐瓊林大盈之時亦未至此我　皇上一聞此等景象宜不待臣等之詞之畢然而天聽尤高豈謂東倭西播不難平安何內地之足虞臣等竊聞有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以所聞閭閻業已盡如陷穽荊楚業已盡在水火縱其民甘萬萬無虞然令素所戴我如父母者一旦爲魚肉爲灰燼不廣戾氣而傷和氣耶且今後視我　皇上爲何如主臣等爲何如臣臣等今見南北中外諸臣及四夷君長鱗集闕下欲以祝延聖壽竊以爲天人相感以心不

以文若第瑕嵩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等伏乞 皇上開霽天顏撿查臣等屢疏俯賜電覽將近逮卿府蔡如川等在內付臣等法司在外行撫按審奏明實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及參隨各役盡行收回橫惡如鄭守訓先正刑章民有不舉首鼓腹以頌 皇上如堯舜禹湯文武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格上壽可臻愈于靡文禱萬萬矣况爲堯舜禹湯文武也逸而臻上壽爲瓊林大盈也勞而多隱禍昔之揭竿草澤以爲人

驅民爲人乘亂者。非內地之民。以爲無可虞者耶。而國勢因之矣。故曰可畏惟民。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非無謂也。臣等又聞壽者受也。受天之祐也。猶必皇上以天下臣民爲心。可以受天之佑。而後天之心亦爲臣民而佑 皇上以壽耳。

薊鎮兵事疏 薊鎮兵事

薊鎮邊事有可慮者四。當議者七。所謂四慮者。士兵未練。敵臺未完。有積怯之勢一也。虜騎長驅震擾京邑。有剝膚之虞二也。營兵日耗。聲援無資。三也。套虜

士變各懷報復此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四也所謂七議者一薊鎮自譚綸戚繼光練兵築臺以來費亦不貲設一旦代去成功盡毁自今邊臣積有年勞及間有小失不宜輕易二京營練兵全藉副將宜稍重其事權并選各鎮名將致之營中以備緩急三老營堡之事獨賞鎮巡而不及哨探軍士無以勵人心宜厚加賞賚仍令諸邊報功并叙諜者四邊臣功罪核實在臺臣宜令御史遇警即趨至近地詳核功罪奏報不得踰月朝廷據以賞罰則可以服將士之心

五令水旱頻仍、倉庫搜括殆盡、加一逋負、歲入益虧、宜飭戶部先時計處、以備軍興。六、黠虜故智、嘗聲東擊西、邊鎮諸臣、務相度机宜、應援堵截、無中虜計。七、邊城傾圮、當亟為修繕、務俾堅完、以資戰守、更請
皇上復御便殿之規、俟秋防有警之日、容閣部諸臣面議方略、

京營疏

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

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人惟一心猶恐有十羊九牧之患況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干把總受叅游令倏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君常猶患之以之臨敵庶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即有公私則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

則合之爲三大營。分之爲六副將。又合之之爲一總督一協理益祖用　先帝之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爲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　先帝制便。其諸副將叅游等官。仍從近議分統。但今日之患非練兵之難而得將難乃者營將類多選懊與之談攻守事。則口噤莫爲應。不是之慮而日建議日添將日取中旨。如兒戲然其于兵政何所裨哉惟　陛下勅各司詳議。毋拘成說。毋狥私見。修　先帝之法。愼擇副將責以練兵

事宜轉移爲强實在于此、

魏中丞奏疏

疏

魏允貞

條陳救弊四事乞賜採納以弘治道疏 救弊四事

臣唯受言爲明進言爲忠遇明主而不言非忠也言而覩望傾避不敢自盡非忠也　陛下明竝日月而益之轉圜之從止輦之虛諫臺諸臣咸激披瀝各効其愚摎城別社一時殆盡臣復何言然有積弊之所未更故諫之所不及明主之所加擇而流俗之所不

樂陳者臣不敢畏避忌諱掇拾瑣細以自負于聖
明之世謹列四事昧死上言伏惟陛下垂聽焉一
曰公文武之用夫文吏隸于吏部武吏隸于兵部其
常缺吏兵皆得推用其官尊而職要文如九卿武如
總兵之屬皆多官會推此定制也故大學士張居正
輔政以來文職一命而上吏部皆不得自推用必預
關白以是清要之地多與門士鄉人冗散之員半是
孤寒疏逹如言官所論曾省吾王篆皆其姻連死黨
也至于武職又有甚焉勢嚼利進不能枚舉以故二

部之長欲陟一賢黜一不肖不敢陟之黜之也遇有員缺即行請教求上題疏先具揭帖朝以為賢而暮陟之為緩暮以為不賢而朝斥之為後 陛下初未嘗怒趙世卿也而文選郎輒希居正意困之王府亦未欲終棄鄒元標等也而考功郎因居正矯命輒壞成法以徇之直枉混淆舉錯倒置物議朋興則又諉曰權不在我也（不必指江陵但以戒後人耳）臣愚以為 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一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于二部遇有文武員缺應其題者務得與才應會推者務符輿論其所推稍不

當者閣臣擬旨得以駁易其涉私而不公者科道官風聞得以指叅夫輔臣不專吏兵之權以行其私吏兵亦不敢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如是何憂乎吏治之不得人也伏乞　聖裁二曰嚴科舉之防　太祖高皇帝時開榜多南士考官劉三吾伏法　世廟肅皇帝時輔臣翟鑾二子登第革職爲民罷諸考官此非過防也進一權門妨一寒士得一匪人失一真才勢不得不然也頃歲居正欺　陛下冲齡專權擅政厭薄蔭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瞯意向全塲題

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臨場監試官又加意謄硃分別式樣以授主司圈點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歎以爲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 聖衷正罪逆條追進右正復該南京刑臣阮子孝疏論奏 旨張懋修等併從黜籍科舉天下之公大臣庶僚之表科舉而私何事爲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

此亦有所指

至今未已若謂非机偶值原出無心 肅莊兩朝五十餘年世世科寥寥 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

蜩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又皆失教今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爲信也貴者旣以勢脇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有期請　陛下申飭前去讀卷官務各秉公歇明爲國掄才敢有繆護成弊結如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故事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如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引嫌迴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蔭大

學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才。關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居正外托廻避之名。而內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懷才抱志。堪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門。進眞才。光盛典。將復見于今矣。伏乞 聖裁。三曰愼臺諫之選。夫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也。然言責可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者。必天下之永利。所叅駁者。必天下之秕政。所登薦

者必天下之大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國是藉以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稍稍反常。而君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窃聞之科道缺多。知必行選。則預在內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等官。訪其才性便給工媚而善逢。他日必爲我用。如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如何也。其有慷慨負氣。蕭忠憤而抱顓直者。不與茲選。其偶有照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中者。又多方鉗制。百計消磨。或斥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

劉臺等皆是也。故所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親交死黨。有所欲爲則托之昌言。有所欲去。則諷之論罷。即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愼。遂玷清班。臣愚謂 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年。吏部科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于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而有氣節者爲一等。以練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而有識見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大。見識

宏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常十九。以直言而僨事者未之什一也。奈何直而不直取乎。且國家而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其披肝瀝膽也。則豈奴顏婢膝之士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于太直而姑借口于近戾。則庶乎得其人矣。伏乞 聖裁。四曰務戰守之實。今爲中國患者。惟東西二虜。西虜最强。而我以馬市羈絆之。烽燧不驚已十年。東虜

次之而捷書歲至此何足爲患也顧其患不在虜而在中國往年馬市未開虜歲擾我邊我用戒嚴而總兵各官悉其有以養健兒打於命中之夫結爲父子甘苦與同彼時爲健兒者亦悉力以養其戰鬭之氣無事則嬉佗有事則死綏故虜數至而不能爲患也今納款既久上下懈弛三軍之士月領一石折色六錢既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費又扣其半以奉貴人將官不養健兒而推其餘于勢僕敢兒星卜之徒軍士衣褸食糲月苦修築運石轉木困憊欲死閒習爲匠

作活餘生。抛弓束矢。有如虜負約。誰爲禦之。即虜不負約。能保無積久生怨。如陝西殺將官事耶。此一患也。又中國之所爲常勝者。恃賞罰明耳。賞當功則用勸。功細而賞鉅則滋疑。賞及于所可罰則飾詐矣。東虜歲犯告捷。以爲常然。書之奏牘則可喜。詢之道路往來則可愧。有謂軍聲日振于前。人烟日希于舊。有謂斬獲多嬰兒乳婦。而受封已世爵通侯。有謂未見其交鋒。而惟剟其授首。有謂虜殺軍民則隱。有爲無軍民殺虜。則增寡爲多。往者臨陣有紀功。報功有覆

核此非過制也將以信賞而昭勸也遼東之功誰紀之而誰核之耶此二患者計之無如自治市馬誠不可罷則寧于太倉盈餘歲支若干以資虜市無剝削于軍士欲憑地利必結人心無過勞其軍士毋用債帥毋養游食使常以戰爲守而緩急庶有恃矣戰功誠不可不厚賞則必須核實不實者紀功驗功同其罰小捷則從巡按御史查明大捷遣給事中同巡按御史查明毋以被殺軍民充虜首級毋以罪行賞至于賞則必先部下官兵次領兵次總督次運籌葢自

本兵之臣好以邊功炫燿誇大而報多失實賞多踰格賞罰不明何以能軍陛下痛懲前事則人不敢偽飾虛要各保境土而邊民得免于橫罹矣豈非安攘之勝筭哉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